

达夫弄1号

驴友

□ 月半

要不是绿荷在爬山途中得到冬青的帮助,可能只能成为一天驴友。当天回到家,被冬青拉过的手臂还有点生疼,但又有酥痒的舒服。

那天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,才晓得爬山是有分工的,前面是领队,中间是联络,后面是保障。这些都是冬青告诉她的。冬青的任务是断后保障。爬山时,彩英不叫彩英,大家都叫她“紫薇”,他们跟她解释,驴友间都叫网名的,所以驴友就有真名和网名两个名字。

开始她有点别扭,后来也习惯了。刚开始爬,是紫薇陪着她的。虽然她和紫薇一样,是从山里出来的,但来到这小城后,已经好多年没爬山了。

他们乘坐的中巴在大山里行走,车窗前掠过一汪汪清亮的小溪和一个个村庄,最后车子停在很偏僻的一个狭长山坞的尽头,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毛竹林。虽然毛竹林与其他树林一样,呈现了绿色,但毛竹林绿得更纯,像连绵铺展在起伏不平山坡上的柔软绿绸。驴友队伍在毛竹林前集合休整,一位高个子领队在队伍前说了行走路线,不准扔垃圾、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等注意事项后,就钻进了毛竹林。这一切对绿荷来说颇觉新鲜。

走进毛竹林,等于走进以绿色为基调的颜料库里,头顶的浓绿慢慢向下淡化,接近地面,绿色消失,到脚眼代之以泥土的老黄或石块的灰褐。山坡不算太陡,跟着驴友队伍,或许是驴友队伍走得太快了,不到十分钟,绿荷就喘不过气来了,“呼哧呼哧”,与村里打铁店的风箱似地,只能停停歇歇。

无论她走得多慢,紫薇和另一个男的,都跟在她后面,紫薇开始还有耐心,后来就有点不耐烦,大约半小时后,紫薇就走到她前面去了,但那个男的,始终跟在绿荷后面。这时,相隔不远的队伍里,一个男的叫紫薇。紫薇就向跟在绿荷后面的那个男的说:“冬青,我的小姐妹归你陪了,我到前面去了。”

冬青说:“你放心,你的小姐妹我会陪好的。”

绿荷心里想,臭紫薇,说得好好的,会帮我,真是重色轻友,嘴上却说:“你先上去好了,我会上来的。”

绿荷的情况越来越糟,气喘得走几步,就想一屁股坐下来,脚骨也开始发软了,脸色也开始发青。

冬青说:“别坐下,一坐着,身子就松懈了,再站起来,是很消耗力气

的,你站一会儿,呼吸顺了,再走。”

她说:“怪不好意思的,拖你们后腿了。”

冬青说:“不要紧,第一次爬山总是这样,我碰到得多了,正常的。”

“要么,我不上了,先回去了。”

“不能一个人回去的,要回去,也要我陪你回去。”

“你陪我回去,那不好意思的。”

“你一个人下山,说不定会碰上什么事,况且你现在这么个样子,更不能单独下山了。”

绿荷情绪更坏了,幽怨地说:“上也不是,下也不是,你叫我怎么办?”

“你再试试,实在不行,我再陪你原路返回。”

冬青看她走路歪歪斜斜的样子,对她说:“要么,我拉你上去?”他将手向她递过去,她也伸出手去,刚与他的手触碰到,像烙铁烫了似地,把手缩回,心里说,不行。

“要么,你把手套带上,我再拉你。”冬青说。

她敏感起来,说:“你误会我了,我不让你拉,是怕你受累。”

冬青有点窘迫,说:“你也误会我了,我的意思是,最好带上帽子,戴上手套。爬山难免头顶会有树枝和其他危险物,带上帽子,保护了头;爬山时,往往要手拉路边的柴草,有时不小心摔跤了,手会按在石头和其他危险的东西上的。”

这男人的心真细,绿荷想。她从肩上卸下双肩包,从里面拿出手套和帽子,手套是普通的白色线手套,帽子粉红,有鸭舌的帽檐,有点像电影《叶赛尼亚》里叶赛尼亚戴的帽子,虽然她的身子没有叶塞尼亚苗条,但这样一打扮,倒多了几分韵味。冬青想赞她一下,想想还是算了,初次见面,不好太冒失。

绿荷也注意起冬青的外貌,论身材,论肤色,都有点像参加国庆节阅兵的大兵。

她想把双肩包背回肩上,冬青说:“你的包我来背好了。”

不好再拒绝了,她把包递给他。冬青接过包,把包反过来,把双背带套在双肩上,包便挺在了前面的肚子上。冬青背后一只包,胸前一只包,本来挺拔的身子,走起路来有点像孕妇,这难免让她心里暗暗好笑。

绿荷的包是不重的,但走上坡,负荷不好相差几斤的,她卸去了包,就轻松多了。轻松起来,就有精力想东西。她问:“大家都叫你冬青,是真名还是网名?”

“网名。”

就打开了话匣,山路窄的时候,他走在她后面,山路宽的时候,他们并肩走在了一起。

他告诉她,这个驴友团队里,每个人的网名都是以植物名命名的,他叫冬青,彩英叫紫薇,也有叫蔷薇、女贞、木槿、发发草、野莓、铁线莲、无患子、常春藤、合欢花、茱萸、紫荆树、翅荚木、沙地柏、猫儿刺、爬山虎、南天竹……有一百位驴友,就有一百个不同植物名的网名。

他一口气报出了这么多植物名,让她惊奇不已,她说:“你学过植物学?”

他说:“在驴友队伍中,有好几个人对植物很有研究,我是向他们学的。”

她说:“真有趣啊,平时是人,爬山时就是植物了。”

冬青笑了,说:“相互换植物,潜移默化地把自己当成了植物,我们就不会去伤害它们了。”他继续解释说,“植物的名字和人的名字很相配的,植物也有男性和女性,比如,蔷薇、女贞、木槿、发发草,这些都是女驴友的网名,翅荚木、沙地柏、猫儿刺、爬山虎、南天竹,就是男人了。”

“啊,多有意思啊。”

“还有呢,驴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,留下脚印,什么都别留下,带走相片,什么都别带走。驴友会把垃圾带走,不挖走一棵植物。”

绿荷几乎要崇拜起这个叫冬青的中年男子了。疲劳似乎已经远离了她。这时候,前面出现了白光,冬青说:“我们差不多要走出毛竹林了,最吃力的路快要走出头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,你是不是宽我的心? 你放心,刚才听了你这番有趣的话,我,我已经不吃力了。”

冬青说:“那以后常来参加这样的活动,我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。”

绿荷望了他一眼,他就走在前面一二步远的地方,他的肩膀真宽啊,他的双腿依然迈着力量的步伐。绿荷说:“好好,只要你参加,我就参加,记得叫一声我哦。”

冬青说:“那一言为定。”

他们很快走出了毛竹林,走上了窄窄的山冈,融进了天的白亮中。一丛丛低矮的齐腰灌木替代了浓密遮天的毛竹林,视线好起来,他们的心情也好起来;加之山冈比较平缓,绿荷的脚步轻快得有点忘乎所以。她一边走着快步,一边环顾着山冈外四周深邃的山峰,说:“你看看,那里连着的一个个起伏的山峰,多么像一条龙。”没有听到回音,转头才发现他不



► 作者简介

月半,原名周辉。业余喜欢写作,常在本地报刊发表“豆腐干”。退休后,依然保持这份乐趣,让平淡的退休生活多了几分墨香味。

在身边,原来他才从灌木丛中显出身来。

他走近她,说:“你走得这么快,我这老驴都赶不上你了。你看山冈外面,有些地段是悬崖,多危险。”她探身,透过灌木丛,果然看到深不见底的山谷,不由大惊失色。

冬青告诉她,有一年冬天,他们走一条溪涧,景色不错。他边走边拍景,来到一块岩石上。为了调整取景范围,在岩石上倒退,没注意岩石后面是什么,结果,脚下一滑,掉进了很深的溪水里。那是冬天,身子全湿了,受了多少罪不说,还报废了一台单反相机。

听到这里,绿荷的心里跳了一下,仿佛跌到水里的是她自己。她看了眼冬青,发现他也正在望着她,眼神里有种特别的東西飘浮起来。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,她说:“我以为爬山很简单的,想不到还有这么多门道。”

冬青说:“门道多了,你多来来,我讲给你听。”

绿荷说:“我要来的,就是太麻烦你了。”

冬青说:“怎么叫麻烦呢? 是我的荣幸啊。”

远远地绿荷看见一块巨大的岩石站在山冈上似乎要触到天空去,岩石像某个名人的头颅,山冈四周的山峰似乎都在向“头颅”叩首。这独特的风景,让绿荷好一阵兴奋,不由地加快了脚步,但冬青刚刚说过的话闯入了她的脑海,便压着性子,给自己的脚步点了下“刹车”。

诗三首

□ 何乐

童年

他杵在倾斜的柏油路里，
没有叫卖，电线杆一样。
木棒上端的糖葫芦，
大红，萎缩，
怀着明亮而紧绷的野果，
气息晃动，张牙舞爪，
偶尔漏出黏腻的色素。

山楂晶莹而饱满。
欲望拐弯抹角，
裹满洁白的糖霜。

旧居

比起落锁的木头，
我更喜欢，这摇晃在油烟里的，
腐败却鲜活。

庭院布满光影的褶皱，
老人从老旧的土地里，
培育出枯树和新鸡蛋花。

褪去鳞片的白鲢覆盖石板，
裸露，起伏，大口呼吸，
光线碾过鱼腹，
生命吱嘎作响。

站在时间的末梢，
你被瓜子壳修饰，
和他们吐出的草一起，
流淌，生长，柔软而尖利。

种子

我想吞下一粒植物的种子，
让它沿着我浮凸的血管呼吸，
我要用水，用阳光浇灌它，
让它不停地生长，
遍布每一个角落。
然后穿过我的眼，我的耳，
穿过我崎岖的缝隙，
扎在我所有的边界。

树洞里的天空
(外一首)

□ 盛忠民

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窥探
黑暗中的隐秘 伸进树洞的手摇摆着
掏出一片光来,反复研究它的价值
从天空直射而来的温暖照亮潮湿的空间
光与光对接成未知的千年故事
发现比认知更加充满诱惑
一株植物不知趣地想挡住季节来临
它的身体长出绿色的羞涩
或者树洞里的精灵已经醒来
第一眼看到的是裹着淤泥的光线
无法抵御蠢蠢欲动的内心渴望
又一次进入,像一个孩子般推开那扇神秘的门
用现代化的复制工具,无须顾忌焦距长短
摄入深渊与辽阔、远古与未来的界限

地摊

走出去也是在灰尘布满的泥土上
伸手就是一个难字
厚厚的油布上躺着没有规则的物品
我的吆喝没有唤醒它们

路人麻木又好奇
我的嗓子在他们的眼神里伸展
一丝微笑吐出两字:便宜
我的无奈写在了一张爬满尘土的二维码里

五元旧事(外一题)

□ 孙荣英

五元纸币依然躺在抽屉最深处,两张黏在一起,像被时光焊住了边角。那日,我与往常一样看店,生意很清淡,直到下午同村的女人来给她的三个孩子买衣服,挑了半天终于选了三个,一共85元。皱皱巴巴的纸币,她摸了一张又一张,五元的、十元的,我看她数得那么认真,也未细数,收下便放进抽屉。

次日,她带着秋霜般的脸色又来到店里,说昨天多给我了五元。我说:“我压根都不知道。”她咄咄逼人,话语如刀片般刮过耳膜,五元之数在她唇齿间翻滚放大,仿佛不是纸币而是金

锭。爸爸忍了忍不住说:“昨天的事昨天解决,再说,到底有没有多付,没人知道。”那句意为“昨日事昨日毕”像道闸门截断洪流,却截不住我内心的不安与委屈。女人走后,我细查了一下钱数,果真有两张五元由于贴得太紧密,没数开。我想追过去还给她,却犹豫了,刚才被骂了算什么? 过去不是又讨一顿骂? 脚步变得千钧重……让我在道德与脸面间进退维谷。

以后,难免遇到那女人,我内心便有了愧疚,巴不得她看不到或者不认识我。许多个深夜,那女人数钱时蜡黄而又精瘦的手指总在眼前浮现。

许多年后,我成了老师,她的孩子坐在讲台下,成了我的学生。眉眼间尽是女人的轮廓,方才觉得赎罪之机。我专门挑选了两本新书送给他——她的孩子,我的学生。想以此抵消我的良心债,卸下心头的巨石。

另一个五元故事发生在窗帘店。老板娘比我大了一两岁,与我关系不错。找零时,多给了五元。我以为是她特意给我便宜的,没有多想,蹦跳着踏碎满地阳光,屁颠屁颠回家了。很快,她告诉我是她算错了。我心里一惊,脸上顿时发热,忙笑着解释:“我以为你便宜我呢。”我欲归还,她说不必

有一种幸福

第一次见婆婆,暗忖:好丑啊。细眼,大脸,低鼻,发稀疏,唯有一张樱桃嘴与晒不白的皮肤尚好看。我与她说话,目光总落在她的唇畔或左右脸颊,不敢直视那双眯缝的眼。为人新妇,怕被婆婆说,勤劳点总没错,便抢着洗衣做饭。可婆婆总不让我沾手,次次都轻轻按住我,把遥控器塞到我手里,或是笑着催我去歇着玩。就连盛夏里,我的衣裳刚换下,转眼就被她拿去浸在了盆里。只要我在院中,婆婆便会搬来凳

子;蚊虫叮我,她执扇而立,有时竟站着为我驱蚊好几个小时;我刚觉口渴,她已递来凉凉的茶水。我缺钱了,婆婆便会急我所急,数额不多,却是尽她所能。婆婆就这样满眼满心都是我,而我就安享着她的爱。

从来没有想过,婆婆也会生病,而且一生就是大病。婆婆开始与病魔抗争,药片成了每日三餐外必不可少的“吃食”,医院更是住得比家里还久。但依旧乐观,从不会苦着脸,也不会把坏情绪摆给我看。见她吞药

的架势——把药丸倒进嘴里,头一仰便咽下,熟练得叫人心惊。医院白墙映得她脸色更白,她却还是笑:“还好还好。”医生说的痛苦,她都藏在皱纹里。

从前我总以为,世上最自在的日子,是没有公婆牵绊的轻松。直到如今才明白,每天清晨桌上温热的早餐,下班后不用忙碌就能吃上的热饭,深夜里为我留着的那盏暖灯,病中她强撑着露出的笑容,就连临走前,还拉着儿子的手再三嘱托要好好